

读城

湖城卫生话公厕

洪明强

湖城面积虽然不是很大,但湖州人讲文明,爱干净。自2003年首次荣获“国家卫生城市”以来,后每年经复评,又多次获此殊荣。

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外地人来湖州打工,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是:湖州城里真干净,大街、小巷都看不到垃圾死角,走在湖城的街路巷弄上,与大上海一样整洁干净,不愧为上海的“后花园”。

新中国成立不久,政府部门就在湖城建了很多垃圾箱,垃圾箱几乎遍布在湖城所有大街小巷的隐蔽处,大大方便了湖城的居民。1951年7月,又将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厕所实行统一管理:北木桥路、班鼓弄、城隍桥、城隍弄、北门城门口、仓桥、局前桥、平安巷、朱家弄、浮霞墩、贵泾桥、华楼桥、油车桥、牧童潭、福星桥、县桥弄16座私人厕所改为公厕,并进行改建或重建。1953年12月底,北木桥路公厕和南门公厕改建完成启用。至1959年,又新建或改造公厕16座,分别坐落于:仪凤桥、小市巷、竹竿巷、红门馆前、广场东路(原来海岛附近)、田盛街潘公桥北堍、汽车站、青年公园、新开河轮船码头、马军巷、府庙里、子城巷、北门城门口、后射桥、隆兴桥、大通桥西堍。那一年,湖州城里全是老房子,这些公厕设备落后,布局不匀,居民们“上厕所难”的问题依然存在。1986年,湖城首批自控式冲水设施,在班鼓弄、公园路、月河街、竹竿巷、小西街建成公厕,投入使用后,减轻了公厕内臭气熏天的状况。随之,湖城所有的公厕都改建成自控式冲水设施。公厕的改建,街上环卫工人的坚守,让湖州的城市公共卫生,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

那些年,湖城已新建了三个大型住宅小区,即红丰、吉山、市陌小区。那么,湖城新建的公厕具体分布在哪些街路巷弄?1999年版《湖州城乡建设志》上有这样的记载:“红丰里(1992年建)、潜园路(1990年建)、吉山二路(1987年建)、学宫兜(1990年建)、朝阳路(1992年建)、环城西路(1992年建)、莲花庄公园(1987年建)、小西街(1986年建)、朝阳巷(1987年建)、车站路(1988年建)、爱山街(1991年建)、同岑路人民公园外(1982年建)、吉山北区(1992年建)、通济弄口(1988年建)、东街农贸市场(1986年建)、石家弄(1989年建)、南街(1986年建)、红丰路(1984年建)、横洗弄(1989年建)、孙衙河头(1989年建)、定安街(1986年建)、榆树街(1987年建)、劳动路(1982年建)、大钱场(1989年建)、局前巷(1988年建)、人民路(1986年建)、外环北路(1993年建)、杨家弄(1985年建)、环城北路大通桥堍(1986年建)、新市陌路(1990年建)、吉山三村(1987年建)、吉山五路(1987年建)、六和湾(1987年建)、保健巷(1990年建)、河上兜(马军巷,1987年建)、环城东路(1989年建)、吉山中路口(1987年建)、陆家弄(1989年建)、通济桥(坛前街,1990年建)、

鱼池街(1987年建)、塘口(1988年建)、钱家兜(1990年建)、塔下街(1979年建)、玉皇殿街(1979年建)、环城东路狮象弄口(1989年建)、乌盐巷(1982年建)、金婆弄(1975年建)、常平巷(1979年建)、西门上塘有旧公厕一座,建造年代不详。”

九十年代初,湖城已有81座公厕。为方便市民找到公共厕所,在湖城的街头巷弄里,每座公厕的附近或醒目处,都钉上了“公共厕所”的指引牌子。湖州环卫处还投入大量资金,将一大批破旧的公厕拆除后重建,像红门馆前、浮霞墩、贵泾桥、油车桥、城隍弄、北门城门口、福星桥、县桥弄等公厕,重建后有的公厕更换了新名。可以说,湖城的公厕分布很广,几乎遍布每个区域。那时,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关键年份,外来务工者纷纷涌入湖城;附近的农民每天早上进城赶集,这些公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古城里的湖州居民,住在带天井的院子、木结构的老房子里,唯一的缺憾就是家中没有厕所,大小便还用马桶,每天清晨将马桶拎在门外,会有环卫工人拉着粪车上门服务。那些年,男人们内急都得上公厕,公厕里大便的地方都是蹲坑,粪坑道虽已改造成自控式冲水设施,看不见蛆虫,每天还有保洁员清洗打扫,但臭味还是很浓,红头苍蝇在粪坑道里乱飞。

潘公桥北堍是田盛街与老市陌路的交汇处,这座公厕是湖城最拥挤的厕所之一,每天早上,周边环渚、塘甸的农民,进出湖城,上潘公桥是必经之路,可他们有个习惯,无论男女老少,上潘公桥前先要上趟厕所。所以,上厕所排队、导致粪便堆积,在这座公共厕所里已屡见不鲜。

同岑路人民公园外的厕所,是当年湖城最大的公厕之一,拥有男、女坑位各有十几个。路对面是湖州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出口处,每天6场电影一散场,一千多人从出口处出来,总会有许多人上厕所,人多时,男厕、女厕门前都要排队。在人民公园凉亭里喝茶聊天的,下棋的老年人特别多,每次内急,他们便会扔掉手中的“车、马、炮”,急匆匆地跑进厕所。公园里有防空洞,进出口就在公厕边上,洞内有个书场和录像厅,内急的人都到这个公厕解决。

广场东路的公厕,就坐落在广场煤渣田径场东端,也是当年湖城最大的公厕之一。每天早上,在广场上打拳练刀的、踢足球的、练田径的、长跑的等,回家前,都会进厕所擦擦身子,抹一把脸,公厕里有自来水,换上干净的衣物才回家。每年的春秋两季,湖城所有中小学都要在人民广场上召开田径运动会。有时赛程过紧,两个学校一起开运动会,从白天到下午,公厕里进出的学生络绎不绝。开湖州市田径运动会时,该厕所不仅承担了运动员的洗漱问题,还解决了女运动员的更衣衣服问题。

班鼓弄口公厕,在湖城“蟹墩子”最繁华的“彩凤坊”地段,公厕朝北是湖城的商业街“红旗路”,隔壁就是衣裳街,斜对



奚塘路公厕指引牌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常平巷公厕(现已翻新)

面就是志成路。这里每天从早到晚车来入往,川流不息,外地来湖的游客,湖州周边进城的农民,都集中在这片区域,衣裳街口、志成路口、五金交电大楼前,都竖有公厕位置指引牌。班鼓弄口公厕,是早年湖城男、女坑位最多的一级公厕,也是首批安装自控式冲水设施的公厕。内设公用自来水龙头,也是湖城臭味异味指数最低的公厕之一,厕所门前排队是常事。市环卫处还派几个环卫工人,对班鼓弄口的公厕实行专人专管,为湖城后来的公厕树立了标杆,也为湖州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,湖城的面积在不断扩大,公厕也在不断增加,老城区的公厕已全部重建,一座座外观漂亮的公厕,里面不仅干净、整洁,还留有一股淡淡的驱蚊子苍蝇的蚊香味。“前进一小步,文明一大步”,“来也匆匆,去也冲冲”,大小便后,一压按钮,“哗——”的一声,小便池、大便池被冲洗得干干净净。湖城的老百姓深知:只有爱护公厕,不随地大小便,不乱扔垃圾,才能改变城市的生态环境;空气净化了,环境变好了,百姓的健康指数自然就提升了!

秋访独松关

王毅人

乙巳立秋,我顶着“伏包秋、热死牛”的炙热,独自前往位于安吉昌硕街道双溪口独松岭上的独松关,观关隘之雄伟壮观,赏松竹之不朽美景,听山间之竹浪松涛。山风拂来,阴凉惬意。

站在独松关隘之上,心潮激荡,浮想联翩。安吉古称故鄣县,治所位于今安吉县城古城,辖区最大时覆盖今安吉、长兴、广德等周地地区。历经风雨变迁,后故鄣县被拆分,新设的安吉包括了原来的故鄣县南部和故鄣县的自辖地区,故称安吉为鄣南。

独松关为南宋重要军事关隘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历史上是临安(今杭州)至建康(今南京)的陆路咽喉要道。独松关建于南宋建炎年间(1127—1130),为抵御金兵南下而筑,与百丈关、幽岭关合称“独松三关”,构成南宋都城临安的北部防御工程。其地势险峻,东西为高山幽洞,南北峡谷相通,大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,只要守住了独松关,就挡住了杭州北来的兵患,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建炎三年(1129),金朝大将金兀术自广德过独松关,见无戍者,谓其下曰:“南朝可谓无人也,若遣赢兵数百守之,吾岂能飞渡哉?”元军破关直取临安、太平军借道解天京之围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。

独松关因关前的独松岭得名,岭以松名,松以岭传。相传南宋时期关旁曾有一棵高数十丈的千年古松,同治《安吉县志》载:相传松皆一管两毛,惟此处一管一毛,故名独松。今验之,犹然。如今千年古松已不复存在,吴昌硕曾于1895年作《独松关》画,为我们重现古松挺拔雄姿。此画只画一石一松,以石为关,以松为名,孤傲屹立于天地之间;以气取势,因势传神,横涂竖抹,苍道雄浑,貌拙气酣,以极简练的笔墨展现出深邃的意境。画右上有吴昌硕自题款云:“吾邑独松关有此高旷之气”。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



中评述:“自天目而北,重冈结洞,回环数百里,独松岭杰峙其中,岭路险狭;东南则直走临安,西北则道安吉、趋广德,为江、浙两境步骑争逐之交。东南有事,此亦必争之地也。”可见,独松关之险要。

独松关虽逝去,关隘今犹在。现今的独松关尚存“独松关隘遗址、古驿道、独松三关”及周边竹林溪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,其中关隘和古驿道,向世人展现了南宋军事防御体系的历史风貌。

独松关隘遗址,是浙江省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关隘之一。关墙长约60米、高6.6米、厚10米,块石砌筑,以宋代风格的壶形门洞、瓮城结构和残存关墙为特色,存有门臼等遗迹,关顶曾设箭楼(已毁)。走进现存狭长的关隘门洞,中部上方有一方形天井,兼具采光与防御功能,便于观察,倘若敌军攻入关门,可由上直接往下攻击。北关门篆刻有“独松关”三个大字,南侧有石阶可登关顶,俯瞰峡谷风光,你能想象古时“金戈铁马、鼓角相闻”之激战场面,感受到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险要地势。

离开独松关隘前行,便进入独松关古驿道,又称“杭宣古道”(浙江杭州至安徽宣州)。现存的古驿道始于昌硕街道双溪口关上村,止于余杭百丈的独松村,全长1200米用山石或卵石铺筑的古道穿行于竹林、峡谷、溪流间,可领略凌笔笔下《独松冬秀》之诗风意境。沿途虫鸣鸟鸣,轻风拂面,小桥流水,野果丛生,阳光钻过竹林投下斑驳陆离的光与影,间或走过三两个在山上劳作的村民。

有山必有水,有水必有桥。古驿道蜿蜒曲折的溪涧横跨着三座石板桥和一座单孔石拱桥,古石拱桥用小块山石砌筑而成,通过石头之间的咬合力支撑,历千年而不倒,名曰“宝昌桥”。据说,此桥建于唐宝历二年(826),桥名与附近的一位名叫宝昌的护林员有关。传说清嘉庆年间,护林员宝昌尽心尽责,为了保护山林,与小偷斗智斗勇,不幸遇害。朝廷获悉后,专门在此立碑:“禁挖冬笋,保护竹林”。宝昌过世后,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,便将这座桥命名为“宝昌桥”。独松关古驿道不长,古韵犹存,风景秀丽,较好地保存了历史原貌,也成为了驴友们的徒步热线。

独松关与东侧的百丈关(亦称铜岭关)、西侧的幽岭关互为犄角,构成了南宋临安北部的防御体系。真正让独松关声名鹊起的当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,其原著中有多处描述独松关及其战事:“卢先锋自从去取独松关,那关两边,都是高山,只中间一条路。山上盖着关所,关边有一棵大树,可高数十丈,望得诸处皆见。下面尽是丛丛杂松村……”话说当年宋江领旨率梁山军征讨方腊,途经独松关。当时镇守独松关的是方腊手下的猛将厉天闰,他杀死了前来闯关的梁山好汉小霸王周通。卢俊义派出大量人马复仇,双枪将董平急于为周通报仇,在不了解独松关之险要的情况下,直接叫板厉天闰,不料被关上火炮轰伤左臂,无法施展双枪。第三天,报仇心切的董平不顾卢俊义劝阻,左臂伤势未愈便约好友张清,两人徒步上关,与厉天闰交战。张清一枪刺向厉天闰,被其躲过,张清的枪刺在松树上拔将不出,厉天闰趁机一枪刺中张清的腹部,致其当场阵亡。董平转身欲救张清,反被厉天闰的副将张韬从背后拦腰一刀剁成两段,血洒独松关。董平、张清、周通三人战死后,其遗体葬于独松关上。独松关因卢俊义率军大战独松关并成功夺取关隘而一举成名,也为后续攻取杭州奠定基础。

独步独松关古驿道,领略诗意,思绪万千,追古溯今,意犹未尽!

寻街访巷

古镇菱湖:

时光里的故事

钟坤

菱湖,枕水而居的江南古镇。岁月在这里沉淀,化作纵横交错的巷弄,如老人额间的皱纹,每一道都藏着故事。粉墙黛瓦间,市河曾蜿蜒如带,七十二泖桥的旧影虽渐次模糊,幸有深巷留存,成为连接往昔与当下的脐带,让我们在返乡时,能触摸到时光的肌理。

巷弄

初入巷弄,看两侧粉墙斑驳,青苔在檐角勾勒出岁月的纹路,空气里浮动着潮湿的气息,混合着记忆的陈香。脚下的路面虽坑洼不平,但每一步都叩响历史的回音,恍惚间,童年的呼唤从巷子深处飘来——一群玩童,追着蝴蝶,在这些巷弄里奔跑,石板路的缝隙里,藏着童年掉落的玻璃弹珠,也藏着妈妈、奶奶或外婆唤他(她)归家的悠长嗓音。

菱湖的巷弄,是古镇的灵魂脉络。自东往西,世德堂弄、竹丝弄、北桥浜路……27条老弄堂,如27条时光丝带,串起无数人家的悲欢。它们深浅不一,却都承载着乡愁的重量。有的狭窄逼仄,仅容一人侧身而过,却在转角处撞见一方小小的天井,阳光漏下来,照亮墙角静静开放的雏菊;有的稍显宽阔,青石板铺得齐整,两侧旧居门户半掩,偶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,见人路过,便慢悠悠眨眨眼,似要把岁月眨成琥珀。

旧居

从东栅走过,不经意走进一条夹在商铺店面之间的小巷,从弄堂标牌得知是为世德堂弄,那是清朝康熙年间探花、文武双进士孙在丰的世德堂旧址。巷子又窄又深,现今墙面虽已布满斑驳旧迹,甚至可见残垣断壁,但从留存房屋结构仍能窥见当年气派:厅堂地面采用方砖正铺,屋内立着抬梁圆柱,连墙根的阶沿石都选用暗红砂岩砌筑。

王氏状元厅敬仪堂的遗存,坐落在孙家廊街中段。这座建筑坐北朝南,是清代乾隆六十年(1795)状元王以衍的故居,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。王以衍不仅是科举状元,还曾担任内閣学士、工部右侍郎、工部左侍郎等职,在当时颇具声望。

如今,庭院四壁的木楼尽显沧桑,墙壁上布满苔藓,生长着细长的杂草。抬头望向那些雕花的木窗,纹路虽已模糊,却仍能让人忍不住想象它的昨天——曾有多少文人雅士在此相聚,曾有多少家国心事在此沉淀?

北桥浜路6号的杨万丰丝行,是抗日烈士杨光注的祖居。走进祖居,旧居的陈设虽已简约,却能想象当年的烟火。抗战爆发后,杨光注受命于危难,奔赴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任上,宣传抗日、募集捐款。1942年马尼拉沦陷,日本宪兵的暴行没能让他屈服,宁死不屈的气节,如巷弄里终年不折的青松。2011年菱湖建成杨光注公园,并在事迹馆中将他的故事静静陈列,让后来者明白,故乡的巷弄,不仅藏着儿女情长,更孕育过热血与担当,那是民族精神在江南水土里的扎根生长。

酱园弄1号,是曾任中共湖州县委书记陆思采的旧宅。当年,这里是革命的秘密交通站,热血在这古旧的屋子里流淌。想象那些深夜,暗号在巷弄口传递,青年们压低帽檐,从酱园弄的阴影里闪身而入,在这里谋划、奔走,为黎明前的黑暗添一把火种。

酱园弄14号、16号、18号、20号,沈金奎家族的旧居,这里见证了县委机关的辗转。时代的浪潮拍打着巷弄,这里一会儿是家族生活的温馨场域,一会儿又成为革命工作的前哨阵地。而17号,张益隆酱园住宅,曾是抗日民主政府驻地。1945年,新四军的脚步声惊醒了菱湖的春天,这里

成为合署办公的地方,决策声、讨论声,与巷弄外的市河流水、酱园的酱香交融,谱成一曲热血交响。开国少将姚醒吾的故居也在这条巷弄,如今成为红色教育基地。往来的参观者,在旧居的陈列前驻足,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。

王家门前弄,章荣初的旧宅“三省堂”的所在。这位菱湖籍爱国实业家,因丝业致富,却从未忘记家国大义。1937年“八一三事变”,硝烟弥漫中他变卖资产捐助抗战,巷弄里的人们,看着他的马车装载着财物离去,或许不懂“实业救国”的大道理,却明白他的热血。

工业遗存

菱湖丝厂(浙丝二厂)旧址,是菱湖镇工业遗存的核心,更是湖州“湖丝甲天下”的一个表征。今日,走进馆内,古老缂丝机静静伫立,织锦图上的丝路蜿蜒,它们像沉默的史官,诉说着菱湖丝绸工业的过往。水



菱湖里弄

塔倒映穹顶,厂长室未拆封的搪瓷缸,细节里藏着“年代感建筑”与“绿野仙踪”般的诗意,让工业遗存与现代审美交融,成为游客触摸菱湖工业历史的窗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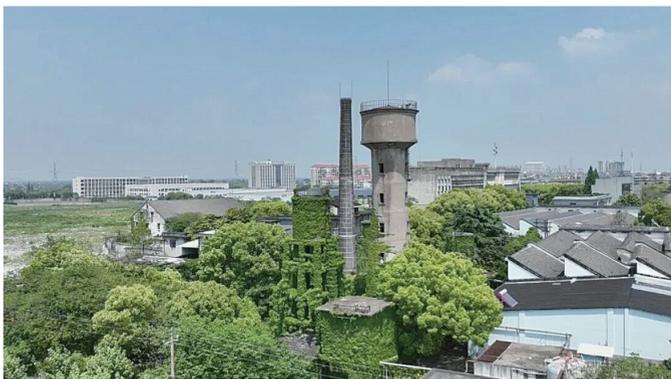
菱湖化学厂曾是菱湖经济版图的重要一块。它诞生于章荣初推动家乡建设的浪潮中,填补本地化工产业空白。如今,化学厂的旧厂房,或被拆除,或在静默中见证时代变迁,成为菱湖经济发展迭代的印证。它的兴衰,与丝厂一同,构成菱湖工业发展的完整叙事——从蓬勃兴起,到因势调整,工业遗存虽沉默,却让后来者明白,经济发展的道路,从来是螺旋上升,旧的消逝,是为新的生长腾出空间。

市河余韵

菱湖古镇,依河成街,新整治的河道,续上了水乡的韵味。我倚靠在利济桥边的廊椅,看市河的水悠悠流淌。东面水域,荷花成片,夏日里亭亭玉立,风过时,花叶颤动,似在与远处的巷弄对话。

河道逶迤向北,过星桥、安澜桥,汇入龙潭港。没有船只穿梭时,水面如镜,映着两岸的老屋、青树,还有天上的云。微风掠过,涟漪散开,把倒影揉碎,又慢慢拼合,像在演绎一场无声的水墨动画。龙潭港的黄昏,是菱湖最美的时刻。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,货船缓缓驶过,金色涟漪荡漾开去,远山被镀上紫罗兰色,与近处的金黄交织,美得让人心颤。这时候,所有的烦恼都被余晖融化,只剩眼前的水、天、岸,还有心底泛起的那一抹温柔——原来故乡的美,从未走远,就藏在市河与巷弄的和弦里。

作为返乡游子,笔者每次踏入菱湖巷弄,心情都复杂而微妙。我努力摆脱普通人的视角,用相机捕捉巷弄的构图:一排红灯笼在粉墙上投下剪影,一座古桥的桥洞框住远处的屋脊,一角屋檐挑着夕阳,一根木窗漏出昏黄灯光,一扇旧门半掩着岁月……这些画面,是故乡的拼图碎片,我把它们拼起来,试图还原一个完整的、灵动着的菱湖。



浙丝二厂远景